

语文的学术探索

——高天如文集

高天如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语文的学术探索

——高天如文集

高天如 著

 復旦大學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文的学术探索/高天如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309-06060-7

I. 语… II. 高… III. 汉语-语言学 IV. H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9014 号

语文的学术探索

高天如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邵 丹

出品人 贺圣遂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1/32

印 张 13.625

字 数 283 千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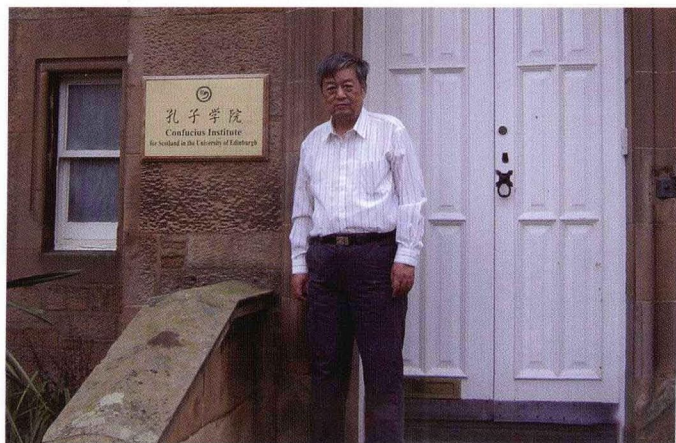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309-06060-7/H · 1208

定 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语 言 理 论

有关语言和言语的几个问题.....	003
试论语言的实践性问题	021
评《文法简论》的功能说	036
五四运动和中国现代语言学.....	048
中国语言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070
语言的社会本质和语言学的性质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语言理论学习札记	
.....	084
修辞三论	096
修辞的“理”	106
索绪尔语言理论在我国的早期影响	
——重读《中国文法革新论丛》	111
我国现代语文改革理论的先声	
——晚清维新时期汉语文改革主张述评	120



重读《马氏文通》	131
汉字教学的语言意识	146
章炳麟语言学理论琐议	155
论《语助》兼及传统虚词学的语法内涵	169
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发端	
——清末切音字运动的历史地位	181
三十年代的“大众语”问题	189
汉语言文字应用的多样性与和谐共生	202

人物、著作评介

马建忠评传	213
卢戢章评传	225
章炳麟评传	234
陈望道对现代中国语文改革的历史贡献	247
吴文祺先生传略	260
吴文祺先生与《辞通》	271
评濮之珍著《中国语言学史》	274
据史实以立论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黄遵宪》读后	284
《马氏文通》导读	291
《中国历代语言学论文选注》介绍	2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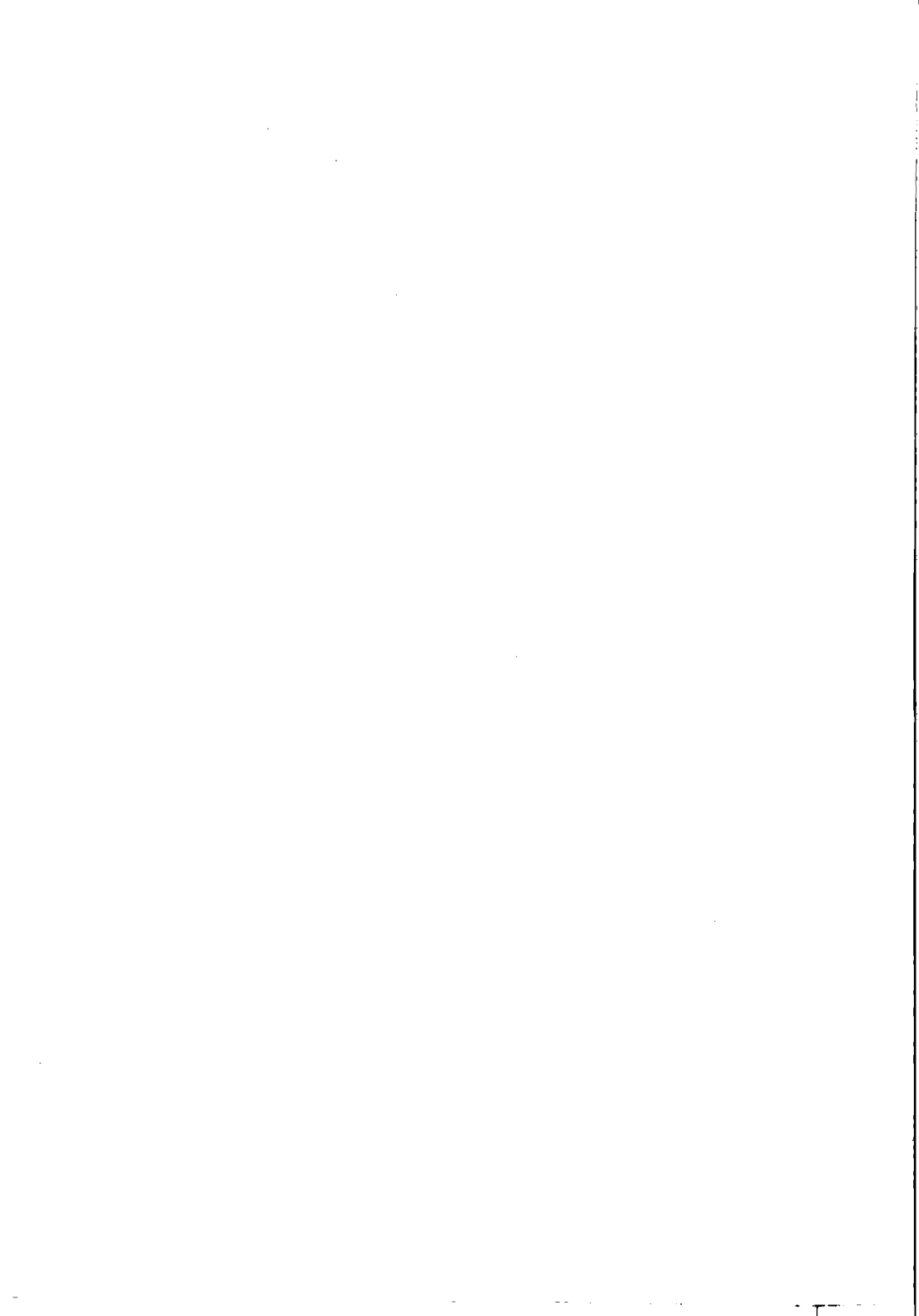


语言学著作简介(一)	297
语言学著作简介(二)	329

学 术 纪 事

语言与思维问题	369
我国新时期的理论语言学	372
二市一省理论语言学学术讨论会述要	376
语文教育第三届国际研讨会在香港举行	382
语言的本质特征及其属性问题	386
语言和言语问题	391
我的读后感	399
《文汇报》名称的汉语拼音的拼写格式规范吗?	402
汉语“虚词”的功用	405
中国现代语言计划的理论和实践·引言	416
附录一 作者简介	421
附录二 作者主要著述	424
后记	427

语言理论



有关语言和言语的几个问题

语言和言语问题是当前我国语言学界争论的问题之一。本文拟就语言和言语的定义、语言与言语的区别和关系、区别语言和言语的现实意义等问题,谈点个人的浅见,就正于读者。

—

语言和言语有没有区别呢?有。不仅有,而且必须将“语言”和“言语”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区别开来。因为“事实上,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①。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是一种体系,是语音、词汇和语法体系的总和。它的具体存在方式是作为语言单位的语言结构,即丰富多样的词、短语和句子。言语则是人们使用语

^① А. И. 斯米尔尼茨基《语言存在的客观性》,见《语言学论文选译》第五辑,科学出版社,第120页。



言的产物,即由语言结构构成的作品。它的具体存在方式就是人们日常讲的话和写出的文章,亦即言语单位。因此,在具体言语中,除存在语言结构外,还包括一定的思想内容和可能出现的非语言的错误成分,同时言语还表现出人们使用语言的风格特征。

语言和言语之所以有区别,是因为在人们的交际活动中,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体系,并不因人们的交际目的以及人们使用语言的作风和技巧的不同而有所改变;相反,作为使用这种交际工具的产物的言语,则因人们的交际目的以及人们使用语言的作风和技巧的不同而有所改变。因此,不同的交际目的以及不同的使用语言的作风和技巧,对言语是起直接作用的。它们决定了具体言语之间的质的差别,表现出:由不同的交际目的所决定的言语的思想内容的差别,由不同的使用语言的作风和技巧所决定的言语风格的差别和非语言的错误成分出现频率的差别。而不同的交际目的以及不同的使用语言的作风和技巧,对语言是不起直接作用的。存在于具体言语中的语言结构的要素,即语音、词汇和语法体系,并不因不同的交际目的以及不同的使用语言的作风和技巧而显示出质的差别。如果说有什么差别的话,那也只不过表现为语言结构的出现概率和频率的不同而已。如果语言体系是以不同的交际目的以及使用语言的不同作风和技巧为转移的话,那就得排斥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具有全民性的结论。因为只有语言对社会全体成员是一视同仁的,只有大家使用的是同一的语言体系,语言才具有全民性。不可想象,有为某种交际目的以及某种使用语言的作风和技巧所直接支配的“语言”,而这种“语言”对社会的全体成员又是一视同



仁的,是全体成员的共同财富,具有全民性。显然,如果做出这样的结论是自相矛盾的。

由此可见,语言和言语确实是有区别的。我们从人们的交际目的以及使用语言的作风和技巧对语言和言语的不同作用,完全可以看到“语言”和“言语”的区别,当然也完全有可能将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区别开来,明确起来。

那么,语言和言语的区别究竟是怎样的区别呢?目前还存在着不同意见的争论,特别是“言语”所称指的事实范围也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

给与客观事物以什么名称的问题,不应该是问题争论的所在。只要把问题的实质搞清楚了,那名称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的。我们觉得要了解语言和言语的本质特征,首先必须把这两个概念所反映的事实范围搞清楚。这样,我们才能够进一步了解它们的性质、作用以及它们相互间的关系。

系统创立语言和言语区别学说的德·索绪尔,将“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看作是存在于“言语行为”(langage)中的两个组成部分,是两个对立的、互不相关的组成部分。他说:“言语行为的研究可以有两部分:一部分是主要的,它以本质上是社会的和离开个人而独立的语言为研究对象,这种研究纯粹是心理的;另一部分是次要的,以言语行为的个人部分,即言语,里面包括发音为对象,它是心理物理的。”^①德·索绪尔所谓的“言语行为”,就是他所谓的“语言”和“言语”的集合体。假如只就“言语行为”所概括的事实范围来看,这跟我们所谓的言

① 转引自岑麒祥《语言学史概要》,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255页。



语是大致相当的。斯米尔尼茨基也这样谈到：“说话的过程以及在无数次说话中所谈到的、所说出来的和所听到的内容，也就是语言学家的直接研究材料。这大致相当于德·索绪尔所谓的 language，它直接产生于日常生活中，亟需有一个专门名称——言语（речь, language, Rede, speech）这个术语用在这里是最恰当的了。”^①可是，我们所说的言语，并不就等于德·索绪尔所说的“言语行为”，而斯米尔尼茨基所说的“言语”，跟我们所说的言语也有所不同。因为我们所说的言语是作为人们使用语言的产物而存在的，它并不包括人们使用语言的过程这种行为本身。

方光焘、施文涛两先生认为，“言语”只是“言语作品”的表达形式，并不包括“言语作品”的思想内容在内。他们说：“我们所理解的言语（言语作品的表达形式）不仅是包括了语言的物质外壳——语音、词与词的组合的规律和造句的格式，而且 also 包括了词汇的客观意义”，“在言语里只包括语言和‘超语言的剩余部分’，这两者都是与思想内容无关，都不可能有阶级性的”^②。

将“言语”看作是“言语作品的表达形式”是不对的。因为“言语作品的表达形式”和“言语作品”的思想内容是共同存在于一个统一体之中的。这个统一体就是我们所说的言语。因此，我们与方、施两先生的分歧，并不在于“言语”这个名称应该是称指“言语作品”还是称指“言语作品的表达形式”，而在于对“言语作品的表达形式”的不同认识。我们认为“言语作品的表达形式”并不是一种独立存在的事物，它仅仅是言语的一个方面，即

① A. И. 斯米尔尼茨基《语言存在的客观性》，见《语言学论文选译》第五辑，科学出版社，第120页。

② 方光焘、施文涛《言语有阶级性吗？》，见《南京大学论坛》，1959年第4期。



形式的方面。任何事物都是有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的,当然这两个方面也是有区别的。但是这种区别,并不足以构成作为两种不同事物而存在的依据。如果认为它们是两种独立存在的事物,那就等于割裂了它们的联系,否定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性,否认它们是存在于一个统一体之中的。

主张“言语”不能包括思想内容在内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如果把思想内容包括在“言语”之中,就会导致语言学研究领域的无限扩大。方、施两先生说:“事实上我们如果把言语作品的具体思想内容也包括在言语里的话,那么我们会把语言科学扩大到一切科学、文学艺术研究的领域中去,因为不论是文学著作、科学著作、哲学著作都是通过作者的言语表达出来的。”^①其实,这是不必要的顾虑。言语只是语言学研究的素材,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是语言体系本身以及人们使用语言的作风和技巧。因此,我们将思想内容包括在言语的范围之内,并不会模糊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更不用担心会无限扩大语言学的研究领域。比如地球既是自然地理学的研究素材,也是地质学的研究素材,但自然地理学和地质学都有各自的研究对象。高名凯先生也这么说:“客观的事物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具体的事物往往可以包含各种不同类型的组成要素,科学的分工正是从这复杂错综的现象中找出同类的现象来加以综合和抽象的研究的。”^②

然而,我们也不能同意将“言语”看作是人们使用语言的过

① 方光焘、施文涛《言语有阶级性吗?》,见《南京大学论坛》,1959年第4期。

② 高名凯《论语言和言语》,见《中国语文》1960年1月号,第15页。



程和产物。言语只能是人们使用语言的产物,它不包括人们使用语言的行为本身,即过程。因为“过程”和“产物”是各自独立存在的事物。它们既不是同一事物中的两个组成部分,又不可能是同一事物的两种特殊存在方式。固然,作为使用语言的产物——言语的形成,是离不开人们反复地使用语言的过程的。可是,言语本身并不是一种行为,而是一种构成体。正好像我们不能将基本建设的施工过程和作为施工产物的建筑物看作是同一事物中的两个组成部分或者同一事物的两种特殊存在方式一样。因此,我们就不可以将“言语”这个名称用来称指“使用语言的过程和产物”。

高名凯先生认为:“言语则是个人或某些人对语言的具体运用和通过这种运用所产生的‘言语作品’(即人们所说的话)和可能产生的特殊的表达形式的系统。”^①可是,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说:“‘言语’当然不等于‘言语作品’,因为‘言语’还可以兼指‘言语行为’、‘言语方言’等。”^②(着重号是引者加的)可见,“言语”并不是由“言语行为”“言语作品”“言语方言”等组合成的。可是,“言语”又不可能作为使用语言的过程和使用语言的产物的上位概念的名称而存在,因为“言语行为”“言语作品”“言语方言”等上位概念是不相同的,正如“写”“字”和“字体”等上位概念的不同一样。尽管高先生反复强调了“言语”同“言语行为”“言语作品”“言语方言”等的联系和区别,但由于概念上的混乱和自相矛盾,却没有能解决“言语”的定义问题。

① 高名凯《论语言和言语》,见《中国语文》1960年2月号,第79页。

② 高名凯《论语言和言语》,见《中国语文》1960年2月号,第82页。



因此,我们认为,言语只能作为人们使用语言的产物而存在,而不能兼指人们使用语言的过程。我们所说的言语,与“言语作品”是大致相当的。为什么我们用“言语”而不用“言语作品”呢?一方面由于“言语作品”这个名称还不很稳定,另一方面,用“言语”这个名称更具有普遍性,更能表现它的特征。因为人们对“作品”的理解往往比较狭隘,一般不用来称指人们日常所讲的“话”,同时也容易忽视它的语言特征。比如,同一本书,翻译成了不同语言的本子,仍可说是同一的“作品”,如果采用了“言语”这个名称,那就不能称它们为同一的“言语”了。所以,我们采用了“言语”这个名称,而不用“言语作品”。

二

语言和言语的定义明确了。这里还有必要进一步探讨一下语言与言语的区别和关系。

语言和言语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语言没有阶级性,言语有阶级性。

毛主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们,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其他的人们也可以利用它们。”^①这对我们理解语言没有阶级性,言语有阶级性是一个很重要的指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其所使用的语言来看是没有阶级性的;然而,当它一旦成为人们使用语言的产物,表达一定思想内容以后,就不再是没有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0页。